



ハ 6
190
23



印全書

羣賢
真誥
跋
聖

八和
190
23

聖人
大不便於不
講何事徒滋
習以習為講
者焉
求
而
矣

門八第
號190
卷28

文帝全書外函卷四十七

質神錄下

仁和關 槐柱生增

三十七年二月石齋先生授講習錄其序曰聖人
講習學為憂時人以講習為憂憂其講習而大不便於不
學之徒也亦有言講習而不言習者不知所講習何事徒滋
口舌獲罪先哲吾欲救此二弊則以講習為習以習為講習
故講習非議論習非形迹畧撮孔門大旨折衷諸儒務求
表裏潔清體用精粹惟昔濂洛關閩以來至陽明公

文帝全書

卷四十七 質神錄下

一

講習之功實無與匹。其提綱挈領。有伐毛洗髓。使人
眩而不覺宿疾之瘳。所以天下響應如水赴壑。豈作而
致之哉。余生已晚。私淑有年。今見有憤悱之士。因衡之
時。可以迎機而導。因復爲講習錄一編。亦曰夫道一而
已矣。始以三關。次以五禁。申以七辨。究以九證。共二十
四則。以合天度。經行二十四氣之數。取奇不取耦。
抑陰之義也。虛其十。則太極本無極。仍主於一而已。
謹條列如左。三關者。何闢害道之源也。一闢及溺詞
翰自科舉之例興。而經書之義失。寒窗吟弄。無非畫角

描頭。詞苑逢迎。不過塗脂抹粉。心術澆漓。品行浮薄。縱
長卿子雲之流。復生今日。當遠之避之。何況其餘瑣瑣。
鉛槧之役。旣辭。筆墨之勞。可省。詞達而已。非載道之書。
莫畱几案。庶可肅清耳目。事我天君。一闢拘牽訓詁。訓
詁之習。便於帖括。故稍沿不敢輕議。漢儒之註疏支離。
宋儒大加廓清。功固不淺。而支節分割。究之真積力久。
之後。仍自豁然貫通。而後人不見其貫通。徒執其一說。
謂爲定論。及真儒再出。探本窮源。遂遭庸流搏擊。自附
道學門戶。紙上之戈矛。嚴於斧鉞。舌底之泥沙。橫如鬼

文帝全書 卷四十一
二
蠅而考其踐履觀其心曲全無一點儒者氣象屋漏虧
心大廷貶節程朱之徒固如是乎欺世盜名端在此種
無爲顧忌瞻徇一闢滄訛心性去此詞翰訓詁而言心
性似加人一等矣聖賢之學只是復性復性之道全在
治心至切實至簡約乃有倡爲異說者將經書中之言
心言性一筆勾除而言清行濁反借罪福皆空之說滋
營利實似是而非乃德之賊不拒何爲五禁者何禁
荒學之流也一禁談說勢利風清日暖几淨窗明已視
富貴如浮雲而或與俗朋市夫口角津津不曰某某高

官顯職卽曰某某雄貲厚賄則大雅徒傷可羞可恥塞
兌揜耳莫搖神志一禁徵逐酒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燕會有度必準於禮抑戒賓筵何可不誦若借酒社名
色彼此畱連光天化日躑躅醉飽氣昏神耗學道者所
痛忌也杜門謝客歲以爲常蔬水素風永茲朝夕一禁
遊蕩博奕古人惜陰之義何等刻苦半日讀書半日靜
坐的是士君子本等功夫若算弄棋枰用心於無益之
地何如坐讀一回悠然自得至於尋山問水全須胸境
澄明方是活潑潑地泛逐伴侶逸遊無度損德殊深求

放心者當不如是。故須併戒。一禁附會禮誦。色見聲求。佛教亦云。邪道而心中繫戀。福田利益之說。畏死皇皇。遂至徵逐。緇黃和南膜拜。使浩然之氣。消滅無餘。殊可不必。一禁瞻顧房闈。外誘既絕。內慾不除。非克治之要領也。精神足則志氣清。志氣清則造詣篤。養生養心。原是兼資。頽景已侵。寸田甚涸。戒之在少。何況於老。不惟其寡。惟其絕。亦何待讀楞嚴看黃庭。始知愛惜餘生耶。理所必然。本非強制。七辨者何。辨以示研幾之精也。一辨明昧之分。大學首章言明明德。中庸又言自誠明。

自明誠。明卽覺也。吾聖人言明。以人性之善。具足於此心。乃是天之所命者。完全無欠。自然知是知非。一毫不可瞞昧。此處着實磨礪去。則理存欲消。故曰明明德。又曰明善。善卽誠也。陽明公致良知之旨。卽根明明德。明善而發。總是本體工夫。一同呈露。而以存理去欲爲教之鵠。乃世之逃禪者。偶爾隙光所逗。便謂立地頓悟。且曰。儒家之姚江。亦是此門路得手。因而謗口羣集。不亦誣乎。總之明字。不屬於德與誠。多是昧於聖學者。德者仁義禮智信之德之至善也。誠則實有此德而已。更無

影響更無形迹。亦並無渺渺冥冥不可窮詰之弊。一辨進止之分。孔子曰。進吾往也。止吾止也。又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須知學問工夫。無窮無盡。卽孔子到從心不踰矩之時。年若加益。亦必無自足之境。若着一點傲心惰氣。卽惟聖罔念作狂矣。所謂進而不止者。亦非日求增益。厭常取新之謂。無非有善則遷。有過則改。時時存遷善改過念頭。戰戰兢兢。無一毫放鬆自己之處。則爲進而不止。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是好學實際。不進則止。不止卽進。更無中

間可以立脚之處。所以孔子觀川流之不舍。晝夜而朱子以至誠不息解之。極爲精當。不易有若無實若虛之心境。方識得此間機括。欲罷不能。何等志力。卽謂顏子至今常存可也。一辨直罔之分。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可懼哉。斯言人爲萬物之靈。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獸形則橫。人形則直。造化賦形。肖物之妙也。人上頂天。便得天之健。下履地。便得地之順。健者無所委曲。順者無所迴互。便曰直。反是曰罔。直養剛大之氣。可以塞乎天地。始不負天地生人之意。卽天壽可

文獻全書 卷四十一 五
以不貳命自我立。所謂死而不亡者壽。豈特人間耄耄之數哉。今看世人舉心運念。視聽言動之間。出作入息之際。果能循乎天理之自然否。看得血肉之軀。不可作意。護匿否。營營役役。自少至老。自朝至暮。誰非罔處。卽食息晏然而已。昏昏一團死氣。縱使在世長久。究竟光陰如駛。一旦萎落。百年猶一日也。聖人所謂免者。猶是姑恕之之詞。其實何曾免得。絕無幸處。孟子遂明明說與禽獸不遠。何等嚴切。陽明公曰。縱偷生千百年。如做千百年之禽獸。此較佛氏之棒喝。更加什倍。一辨憂樂。

之分。孔子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二處正可對照。吾人心體湛然。本無虧欠。總爲世情錮蔽。全在境遇上用心。一點靈明。漸漸汨沒。安得不惟貧是憂。而本來樂處。毫不可問。物重我輕。物大我小。此處莫道是顏子心齋坐忘。一味曠達。遂能不憂人之憂。而樂己之樂也。全從不違仁處。拳拳服膺。勿失涵養純熟。始到此造詣。孔子曰。憂道。憂字便是一段真實工夫。所以愈兢業。愈灑脫。兢業之外。無灑脫也。自程子以樂字不要說。有道可樂。十分精妙。樂處不可言喻。

而所以樂處。則可以體認明白。方不爲輕世傲物。遊情方外之徒。託言孔顏遺意。如此看來。則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是時憤時樂。工夫精進。非未得而憂。已得而樂。大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憂樂貫通乎天下之憂樂。皆從一心仁體中發出。陋巷簞瓢。便與禹稷己飢己溺一般志量。故須從此參悟。今與學者說。且不必問如何樂道。但當問憂道。憂之如何。存理去欲而已矣。存理去欲如何。富貴非道不處。貧賤非道不去而已矣。一辨約泰之分。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字是立心。

處事最要着。收斂精神。到得十分凝密地位。乃可措諸事業。幾于久大。並非以約字爲不好字眼。若着意于泰。便是一味爲人之學。而非爲己。朱子以約爲少。在學問不能充足上說。猶非的解。上言善人。須從善人善字看來。聖人君子。總不過完全一箇善字。善之體至約。所謂道一也。爲物不二也。人若一味要用才智。要用氣概。便是侈然自放。外面縱放得極濶大。極冠冕。而真性盡漓。氣元日薄。何能長久。故以善之至約者。而猶着意爲泰。所以難乎有恒。不是說約如貧窮之謂也。上文無與虛。

亦從善體說。無者廓然大公。虛者謙而不居多。就好一邊說。有者執着而滯。盈者矜伐而危。失了無與虛之本來也。一辨安勉之分。孔子觀人之法。曰。察其所安。大凡人之爲善者。苟出於爲利爲名。卽所行善事。豈不有及於物。而此心全從一身一家起見。私欲之本根未化。中人以下。稍爲鼓舞之資。故不廢勸勉。豈所望於中人以上乎。子貢博施濟衆。夫子知其意之奢也。故約以方之。近須從欲立欲達。一點根源。隨處發見。而納交要譽惡惡聲。這般念頭。消融無有。則自然與物一體。富貴貧賤。

均有一腔惻隱之心。方是中心所安。無俟勉強。勉強之善。如無泉源之水。挹取有盡。計功謀利。決要斷絕。一辨純雜之分。朱子曰。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解止至善。陽明公極服此言。卽致良知之致字。夫實際也。堯舜文王孔子禹湯武王。夷尹萬鎰九千鎰。七八千鎰。四五千鎰等喻。似屬穿鑿。啟後生非議。實實至確不差。金之成色之精。雖輕亦貴。謂其無所夾雜。則人力不勞。而天質已全也。有所夾雜。雖重亦不足貴。尚要費許多鎔鑄之勞。豈能立地圓成乎。故學到得手時候。

最怕夾雜。便非主一無適之義。中庸曰。純亦不已。惟純乃不已也。稍爲不純。便有斷續。我性我命。缺陷未完。何以誕登道岸哉。九證者何。證以示歸極之合也。一證中和之合。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似有二時也。非也。寂感不可以體用分。中和亦不可以寂感分。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其在人也。不睹不聞。至隱至微。是名爲獨。此卽未發之中。隨時而在。非待塊然岑寂之頃始有也。故曰。萬化所由出也。特非戒慎恐懼工夫。那能人人有此未發之中。惟慎獨旣至。而體始立。由此發皆中節。節卽

中也。以此看來。靜固靜。動亦靜。明道夫子定性書。了然特甚。濂溪夫子曰。主靜立人極。卽曰無欲故靜。豈專指未發時言乎。或曰。不發言其體。未發言其時。不與未二字。似不必如此分析。卽時卽體。存養省察。有分之名。無分之實。善乎陽明公曰。存養是無事時之省察。省察是有事時之存養。至當不易。喜怒哀樂。屬情一邊說。尤覺增出一箇情字。中庸首章。只言性而已矣。程門教人靜坐觀未發氣象。便是戒慎恐懼工夫。入門處。蓋緣人心憧憧往來。思慮紛雜。本體已昧。非澄神斂氣。何由得此

未發氣象。故須靜坐。亦非落在枯寂一邊之謂也。主靜。卽是慎獨。慎獨卽是致中和。故曰體用一源。一證知行之合。孔門言知行處。似未嘗無先後也。自陽明公知行合一之說起。羣而譁之。不知陽明公真善發孔門之教者。試看知及必須仁守。知之不如好之樂之。便是知必卽行。不行而知亦何用。非合一而何。中庸智愚屬行。賢不肖屬明。朱子註舜之大知。回之爲人。二章以大知屬行。以服膺弗失屬知。則明明合知行之謂也。陽明公亦未嘗廢思辨之功。以爲知也。特非如世之博物洽聞。

者。曉曉然以爲知之。而且徐徐以行之耳。全從誠意章毋自欺。勘透。故曰格物爲致知工夫。致知卽是誠意正心工夫。原不必多爲層累也。知行分而便於曲學之狗名。尤便於怠士之自畫。故多以陽明公爲詬病。頂門一針。舍此何由。一證文禮之合。聖賢立言。不以詞之並舉。而意亦分峙者。如博文約禮二句。類甚多。陽明公千古隻眼。特標之曰。博文是約禮工夫。約禮是博文主意。真如暗室一燈。攝定萬世來學心思口耳。知所歸宿。其功更爲六經羽翼。河洛未呈。圖書未配。此時何所用誦讀。

文帝全書 卷四十一
之勞。探索之蹟耶。而天地間之至文出焉。無非秩然一定之禮。聖人因禮以爲文。學者因文以見禮。如易之六十四卦。不外貞字。書之二典三謨以下。不外欽字。詩三百篇。蔽以思無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括以無不敬。春秋二百四十年之筆削。竊取是非之義。由此看來。何其博而約也。若先博而後約。則文爲玩弄神智之具。禮爲矯制官骸之迹。聖人教人。斷不如此強生支節。明道夫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得來。方會卽博卽約之旨。而世之自恃才力爲日知所亡者。類

多非聖之書。固儒門大蠹也。一證本末之合。小學大學之教。節目分析。似便於教人之方。然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以上入大學。因其鄉黨庠序各有定所而言。如今成均曰大學。猶是別於鄉校之名耳。童子與成人。其力量有長幼之分。故講習有精粗之序。而此心此理。豈有少長一般。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蒙養爲小學乎。則聖功非卽大學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大人爲大學乎。則赤子之心。豈或離於小學乎。名之小者。節數之始。名之大者。規模之成。原不是以童子之學

爲小。成人之學爲大。子游疑末之無本。訛矣。子夏以本之當厚於末。亦未必然。善乎明道夫子之言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二句方爲的確。一證好惡之合。誠意章之戒自欺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尙未着於事。爲乃意根發動之處也。天下止此陰陽之氣。清濁並流。不能有善無惡。故有好有惡。天理之當然。卽人心之同具。孔子言好仁者無以尙惡。不仁者不使加。方是誠意注脚。好不到無以尙惡。不到不使加。俱屬自欺。固也。然好惡必並提而論。非有分用之心。乃合而致之之學也。

世之矯激意氣爲惡者。但責人而不責己。其於見賢思齊之意。漠不警省。如何到得純粹至善之地。又有一種專言好而不言惡。以爲是非平等。一味和同。與物無忤。以爲隨緣耐性。則名教誰爲主持。此真鄉愿心術。彼雖欲避此名。而識者已窺其隱矣。世情窠臼。務須痛洗。一證忠恕之合。聖賢有專言忠字處。如主忠信。必有忠信。忠信以得之之類也。有專言恕字處。如其恕乎。強恕而行之類也。曾子則合此二字以證道之一貫。全從夫子身上體貼親切。覺與自己用工夫處。持箇合同。非影響。

文海全書 卷四十一
名目自用不着分疏注解。如曰忠是一。恕是貫。似費安排。總只一箇心存天理。去人欲存之中爲忠。見之外爲恕。故明道夫子曰。將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卽是忠恕精義。一心通乎物。我則隨時隨處自然。一些不可間隔。亦自本無窒礙。若說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或自然或勉強。分量不同。此論學質之殊。則可。而以語一貫地位。又屬蛇足。忠恕若勉強。何能一貫乎。忠恕總是一字。一者何也。卽惟精惟一之一也。精以得一。皆天理渾然。人欲淨盡時候。所謂

真修實悟也。一證微顯之合。中庸之言微顯者詳矣。總是攝顯於微之意。非以微爲顯也。此處勘破。方明爲己爲人之心術。而真僞不可混矣。莫顯乎微。乃申言不睹不聞之體。稍不戒慎恐懼。則理消欲長。勢如湧泉。故言莫顯以危之。若至事機已萌。此時縱使檢點得來。本體已壞。只可謂之訟過。不可謂之慎獨明矣。夫微之顯。似重顯字。而實原重微字。於鬼神屈伸陟降處。露箇端倪。體物不遺之義。卽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相照。便是神人貫通真血脈。要人知窮微

之功全在一誠。誠之至。微之至也。顯在微中也。戒慎恐懼。卽誠也。知微之顯。下文言人之所不見。與不言不動。推之不賞不怒。又申之不顯惟德。是微之全體。和盤托出。闡然之學。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消息也。必分之曰。人所不見。己所不見。則歧矣。道心惟微。微字相沿。以爲細微之微。遂曰微者。欲使之著。微如何著得。若明則著。著字乃自功。驗言之則可耳。著則悞。在使字明甚。一證死生之合。易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始者從天命之性說來。終者盡性則合天。生而無死。死而猶生。君

子修吉之學。方能臻此。卽朝聞夕可之謂也。生本無容戀。而凡人戀之。死本不足畏。而凡人畏之。一戀一畏。便是萬般污染。如何了得。生死着了一了。生死之念頭。已屬自私自利。聖人之道。只是中正仁義。盡其所以爲生。卽正其所以爲死。處其常則爲尼父之楹夢。曾子之易簣。處其變則爲比干之剖心。夷齊之一餓。何等灑落灑落。卻從戰兢中得來。何等光明。光明卻從涵養中發出。至於善惡清濁等報應。亦決非形銷影滅。如朱子之說。竟歸於無者。梁溪高子言之已詳。不容更贅。一部易經卦

卦均有生死之象。消者忽長，長者忽消。人心一日一時，一刻一息，倏生倏死。起滅擾擾，須以定力做箇主宰。便是通乎晝夜，亦至平常事。一證天人之合。孔子曰：下學而上達。如何便說到知我其天？天之與我，原來這般親切。便知所以爲學，所以能達者，此中純是與天爲體，而無一毫扞格。推之配天之功，達天之德，與孟子所謂知天事天，皆孔門心學。本天之傳也。天者清虛一氣，而理卽在氣中。人得天之氣，卽得天之理。理氣交凝，本無先後。所謂如磁吸鐵，同類相親。河圖洛書，皆以天道配人。

道者也。中庸首章自天而歸之人也。末章以人而合於天也。周子太極圖亦從天說到人。張子西銘亦從天說到人。總之天人貫通，只是一仁。實有是仁之謂誠。天道自然一誠。人道則曰思誠。不獨學利困勉爲人道，卽生知安行亦是人道。及其成功，則學利困勉亦是天道。無形無聲中，綿綿不息。於穆之命，昭合流行。一闔一闢，神妙不測。一通一復，運化靡停。而窮理盡性至命，原是一以貫之。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至於昊天上帝，天之主宰。六經言之，諸儒信之，並非虛言冥漠。亦非私涉識。

文苑全書 卷四
三
緯若會得明道夫子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則盡之矣。易之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今無朋友之講習久矣。吾故爲此不得已之舉。講以心講習以心習。總之爲學工夫外之必須截路關門內之又須登堂入室。此錄中卽有推廣陽明之緒論而與朱子註解不侔者。非故左右袒也。朱子品端心正讀書窮理何敢輕爲擬議。但其爲道苦衷總怕禪門竊附溜澆難問故條析之詳。考索之備未肯渾合而畫一之。陽明公爲朱子進效一籌正所以尊聖道而昌正學也。兩賢相得益彰此心萬

古不磨。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又何貴乎講習爲。嗚呼。日月易邁習俗皆迷。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在此時矣。中庸不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乎。聖人當不罪我。識者自可知言。三教並行於世久矣。吾非欲爲二氏者盡歸於儒。乃惡夫爲儒而借佛抑儒也。世之爲儒而佞佛者一派私欲膠結。闔然媚世。以禪和窟裏可以泯滅是非。容易騰口弄舌抄了幾則公案。便曰吾已得了心印。憑他欺誣。如主意不定者遂以爲新奇可喜。棄其所學而從之。究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而已矣。豈不有

文海全書 卷四十一
損無益哉。若其言曰。當下具足。一得永得。此佛法之最上一乘話。而非聖人兢兢業業之心傳。苟非小心翼翼。那得當下具足。此處正要萬死一生工夫。一得永得。亦易開。怠傲自足之弊。故不輕以此等語語人也。寧守孔門規矩而已矣。

杜先生跋講習錄曰。黃先生此錄。至今日而始得宣示。非水落石出時。則天根不露。月窟難尋也。姚江之學。被後人謬墮入禪。大違致良知本教。黃先生當年便下刻苦工夫。真得姚江骨血。以故抗節孤忠。光騰帝座。而一

片閑道。拒邪氣象。凜凜見於光風霽月中。視余向所作心懺。猶屬皮膚之見矣。伊川夫子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亟宜以此錄爲伊川語。特下註腳。

三十九年夏五月五日。南昫先生詣天心里玉清壇。壇

玉光天尊開化。自康熙二年始。羣仙畢至。時主壇者爲陳鶴九。葛真人降曰。彭子正而

真。夙植甚深。且有西園一脉。非壇外之友也。以詩贈之。卽和歸田詩原韻十首之一。詩曰。金臺來往未云艱。真信鷗羣勝鷺班。愛把綸竿投碧水。懶將朱紫浼清顏。

園同仲蔚蓬蒿老。架有蒙莊身世閒。回首玉堂春不管。

謝池春草漸成管。南昉先生賦詩呈謝曰。真人警歎下。塵寰頻首芝壇近。可攀蛇足畫如三。

仕繆。鼠腸拖似半生頑。聊存松菊依荒徑。尚想烟霞問。舊山珍重欲畱淳。朴意蒙莊初解讀。循環其二曰。散騎

聲名置等閒。翛然玉笥九霄間。神仙在世誰能識。名利

驅人自不還。雲笈一經畱紫府。鸞音幾度指函關。可容

乞取遺丹在。換骨長隨鶴頂殷。八月十五日葛真人降。示南昉先生曰。彭子欲知壇旨

否。壇旨平直無奇。不過清塵。貴性含真返元也。子能浮

雲富貴。看徹世緣。已得清塵之旨。獨是貴性含真返元

三件。煞有細密工夫。非一時可以點悟。必要從真壇真

詮妙法。漸次探求。方能性開道見。總之入門工夫。先戒

欲速。次戒自用。終戒退轉。三種之心。名為障心。不可不

除。所以先戒欲速者。大道廣大精微。古先聖賢。必經幾

劫精修。方始成真成果。况子等身生叔季。兩間之氣。已

非淳厚。所稟道元。隨世漓薄。間有如目前諸子之能信

道者。亦可謂漓中之淳。薄中之厚矣。然不遠古人甚遠。

所以不可欲速也。凡術家所言一言指點立剖。玄關者。

皆邪說也。子能除去欲速。則彼邪說不能誘子。而大道

之入門正矣。所以次戒自用者。非訓子以隨人也。正訓

子以隨天也。古先聖賢所以精義入神存道成性。俱非自用聰明。必本諸崇效卑法。繼述往哲。若恃己靈慧。自專自用。路頭未免三義。未後終無着落。故不可不戒也。所以終戒退轉者。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子今既以明眼識認吾壇正宗。切不可再惑歧途。坦坦行之。自臻妙境。况人生濁世。勝境難逢。春欲暖而風雪偏欺。月欲明而雲霾忽掩。善進道者必能善遣風雪雲霾等境。則大月無時不明。春臺無日不暖矣。此戒退轉之機關也。

十月初九日。純陽真人降示曰。靈真之體。盡人具備。不假造作。不煩尋覓。有生以來。卽全體於吾身。但因世人馳逐塵途。不思還返。所以靈者變而爲室。真者改而爲妄。靈真既失。室妄用事。所以道本大通。而以室性求之。則處處染着。道本至實。而以妄心探之。則事事虛僞。殊不知靈真之體。賦自上天。所謂天根者是也。染着虛僞。因於幻合。所謂地根者是也。以天歸天。如水入海。本無異致。是以古來昇仙成道之士。不過善保我身之靈真而已。大壇開化。教育無邊。亦止欲子等識善保之道。所

患子等有明浪擲。有慧虛投。不肯潛心淨識。反照自己。真身耳。若能返照。則靈性日充。神通可致。真心日透。聖慧具全。如此工夫。雖或未能易胎換骨。飛形上界。幻身凋謝。則真身堅固。安住天宮。不難矣。彭子甚有緣。天恩既深。子立志亦復不小。真吾道之嗣法人也。我適言有明浪擲者。靈真之體。不可以言語彰。不可以形貌狀。惟在反身自問。見一分。自有一分受用。見十分。自有十分作爲。若預期助長。便同赤水神珠。不可得矣。所以世人不肯修心者。無不有明浪擲也。所言有慧虛投者。慧

光原屬人之善根。用之得宜。卽是明心知性。立命見天之基本。若恃慧爲我有。而用之以勝上之念。則漸覺他人之慧。皆不我及。一點勝心。化成大障。如是則雖有聖訓。而不聞。雖有寶典。而難入。障根起於纖毫。真靈隔於霄壤。是謂有慧虛投也。今吾子信道正。而且固。諒無前者之過。然大道精微。不離平坦。大道廣博。不外近約。若稍有務博好精之念。便致忘失在我之靈真。而不易復矣。道藉緣成。緣從天授。凡古來得道之士。必有善緣以成之。所以境界之或順或逆。俱足以發明我靈真之

體而惟上慧之士。爲能審緣而悟之。若無慧者。逢善緣而不能覺。則善緣日遠。反墮邪緣。不知緣之善者。其始必有逆境。故能警惕身心。漸歸正路。緣之邪者。其始必有順境。使人迷戀。輾轉漸入迷途。是以有志向道者。必先正心。以乘正緣。所謂正心者。去華就淡。輕名重實。崇本抑末。尙志寡言。乃能令我絳宮真人。通明洞達。不因境順而昏。不因境逆而苦。則一切境緣。俱是我成道之助。何況更遇天壇無量提撕。此善緣中之最勝因緣也。所云緣從天授者。子等於正心之後。尤要生大覺悟。看

得世間一切因緣。莫非天授半點不由人力造作。自當心心事天。泯私忘我。棄智絕矜。則靈真本體。日與天光相接。而德性符於元極矣。然必一言一動。悉存戒慎之念。樂善之誠。而後過悞漸寡。功勳漸多。天之授緣。有加無已。而大道可成也。若未明此。則雖竭智探玄。究竟金丹不復。所以然者。丹道非神助不成。上神非功德不感。最誤人者。有一輩自了。話頭徒講論汞鉛龍虎。而置積功立行於度外。如此等人。雖能屏息絕糧。終不是真胎息。真辟穀也。安可云道哉。呵呵。此吾道所以知希也。

四十二年。杜先生降於華亭紫虛閣。寄詩南昉先生曰。與子心期頗有年。道緣原不隔人天。如何忽縱優游態。只恐精微遂不傳。其二曰。宣化吳趨竟少人。我今峯泖作西賓。寄聲爲報山中客。切莫心田有蔽塵。

四十四年五月初七日。南昉先生因生日。延道士禮朝天懺。行煉度法。杜先生作榜文曰。九天開化梓潼元皇帝君更生永命天尊。桂香內殿玉局杜長春。謹奉帝君令。宣召來壇受度亡魂。其詞曰。嗚呼。幽明異路。誰知黃土之哀。善惡分途。莫遁蒼穹之鑒。茫茫宇宙。舊鬼滯而

新鬼又來。冉冉歲時。陽誅逃而冥誅方及。骨肉一判。誰憐衾枕之情。魂魄永沉。稀受粢盛之享。刀山劍樹。盡是名利鎔成。馬腹牛胎。悉係貪嗔孕育。冥曹豈有苛政。王法實多失刑。以故感應迭來。盈虛更換。從古皆然。於今尤甚。所以清華帝主。垂照憫憐。岱嶽神君。承恩開濟。欲得法筵淨侶。再施幽壤明光。茲者南昉主人。功修久積。已登玉簡之班。證悟漸通。可契丹壺之訣。余故令其於元命生辰。敬啓朝天淨醮。仰報劬勞之德。更篤故舊之情。虔備心香。潛流血淚。除寒林孤魂等衆。聽法官攝召。

外。其彭氏門中。祖禰眷屬。已屢經受度。超生者多矣。所
有外姓之戚。同里之朋。或從遊於邸館。昏晨拈題得句。
或結伴於家鄉。杖履啜茗茹蔬。或卽奉道求仙。而終涉
游戲。或亦談禪說妙。而終墮過差。遠者幾及一世。近者
不過數年。欲再會以無期。思返魂而何日。天府迢迢。毒
霧橫迷。萬里仙山渺渺。狂風吹斷千林。一失寸田。修罹
絕域。而君等家室罔聞。子孫弗念。墓木拱矣。時聽鶉啼。
綸詰煥然。誰聞鶴化。向者青霄授簡。白日陳詞。非無勗
勉之誠。究致輪迴之苦。傷哉痛哉。今夕何夕。猶聞鸞鳳

之音。是人非人。漫作骷髏之歎。文章錦繡。總是迷目之
花。筆舌戈矛。竟作含沙之蜮。受茲苦趣。亦復誰尤。瀝我
熱腸。何忍弗救。以故親作巫陽之召。稍弛冥漠之悲。嗚
呼。靈根曾植。何不早避斧斤。明鏡長懸。無奈自污塵垢。
從此歸命蓮臺之上。洗心玉井之中。若得重受人胎。務
必力從聖教。漸去湯火。還登衽席。猶勝冥頑之輩。永無
離脫之時。是筵也。勺水亦清。可解君渴。箸蔬亦潔。足療
君饑。視彼享君厚味。飲君醇醪。趨利之朋。噉名之客。孰
損孰益。孰偽孰真。君當皎然分明。悽然感動。尙知我元

皇帝君澤及枯骨。真同覆冒之仁。恩被涸鱗。先受汪洋之度。惟敬聽毋忽。

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桂宮右輔商文毅公降雲和里。傳心壇。壇係太乙天尊開化文毅南昀先生往謁。公諱輅明成化中大學士。示曰。予與子俱作第一人。遇曹石之禍。幾難瓦全。予不如子。愛知遇之恩。初無表白。子不如予。予今早朝賀。知子到壇。特駐雲俟。子目下子絕意仕途。正當潛心進德。予有四則相勗。一講道學以正人心。今人理念甚微。欲念甚熾。視義甚迂。視利甚切。講學以辨理。欲明義利為

第一。人起念在義理一邊。須教人逐漸擴充。不可輕易放下。人起念在利欲一邊。須教人頓時斬絕。不可依回寡斷。人禽別於敬肆。欺慊肇於隱微。察識工夫。尤在慎獨。自古君子。未有不從戒慎。恐懼得手。自古小人。未有不。由無忌憚。做成。一倡文社。以造人材。在理道上發得甚明白。方是好文章。在世道上說得。有關係。方是大議論。須體聖賢全副精神。勿效丑淨當場伎倆。理勝於詞。雖淡彌旨。詞勝於理。雖巧實纖。命題割裂。欲觀巧思。終害書理。不宜一廣生功。以同人善。化人樂善為第一。得

人心肯次之。強人出財又次之。好還者天之道。易刀相殺。凜然可畏。好生者天之心。無罪就戮。慘矣可悲。放生宜先戒殺。愛物必本推恩。草木猶不忍傷。魚蝦亦何忍殺。一持讜論以救人過。以忠誠感人爲第一。以理義喻人次之。以利害動人更次之。但當救於未然。不可攻其既往。疾惡太嚴。更新無路。矯枉過正。平反何期。四十五年正月朔。護法韋天君降傳心壇。示南昫先生曰。萬法歸一。三教同源。成得聖賢。方知般若。了得寂滅。便是金丹。共此修真。並無岐旨。強分涯岸。豈識汪洋中。

舉人中進士。從後看來。不過一場好夢。成仙佛。成聖賢。及今做去。休忘一點靈光。商文毅公降示曰。子事親大節克盡。居鄉細行必矜。子君子人也。人遇晚年。學不加進。一患志衰。一患氣惰。志衰則無勝私之力。氣惰則無主敬之功。子知向來趨易避難。惡勞好逸。今須奮其志。策其氣。趨難避易。惡逸好勞。立志以聖賢自期待。一息尙存。不容少懈。把平日惰容盡數收拾。另換一番端嚴整肅氣象。做一日聖賢工夫。這一日就是聖賢地位。只愁不用力。何患不成功。

外邊是君子。裏面是小人。畢竟君子是僞。小人是真。存誠工夫。一毫虛假也容不得。終日爲君子。須臾爲小人。畢竟君子勉強。小人自然。主敬工夫。一息間斷也。使不得。今無端指人曰小人。其人必怒。小人者。志小。器小。見小。在小處算計。小處作爲。志小。則不能荷道。器小。則不能容物。見小。則不能明理。小處算計。則不可與之同謀。小處作爲。則不可與之共事。利盡錙銖。行同圭竇。無一不小。斯爲小人。嗟乎。慙居其名。樂受其實。天下之不爲小人者。我見亦罕矣。子宜與後學講立品。子五六歲

時。卽喜生惡殺。並未知生之爲功。殺之爲罪。見有觸蛛網者。便思脫之。見有赴燈火者。便思護之。廚有活魚。投之於水。一日偶聞宰豬。後凡遇目。如聞其聲。遂此永戒。人無不笑爲迂。及備位中書。事關民命者。百計矜全。兵刑未措。寸衷如割。此皆本五六歲之心爲之。子遇甲子。有奇。尙謂魚蝦不能盡戒。且勿問家中戒得住。戒不住。但當問心中過得去。過不去。遠庖廚者爲君子。充遠庖廚之心。必不殺一物。而後卽安。養口體者爲小人。極養口體之欲。卽日用三牲。猶爲不足。天下有仁心偶萌之

小人。未有殺心。未斷之君子。與其心安於忍。毋寧世笑為迂。

初九日。韋天君降。示曰。有晝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此對待之理。日由午入暮。月由盈入昃。此循環之數。子欲脫輪迴。必不為數轉。方能自主。不然。如何可脫。亟宜自鍊。勿失光陰。

商文毅公降。再示曰。出則澤被天下。處則化行一鄉。仕者責也。今有四則。可呈當事。一請講演鄉約。一請舉行月課。一請置立生河。一請建立義學。四者皆美教化善

風俗之事。子欲做聖賢工夫。須從敬字入手。形之曲者影斜。斜在影。曲在形。病其影之斜。不去其形之曲。將影之斜者。終不可得而去。欲外邊整肅。須是裏面莊敬。裏若不敬。即欲端嚴。如形曲而求影直也。顏子問仁。夫子不曰克私。而曰克己。纔着一己。便應克去。子今克己。先從狀元二字克起。十五日。韋天君降。示曰。桃實生桃。李實生李。輪迴種子。留不得一些。聖胎產聖。凡胎產凡。投托靈光。差不得半點。呖百難千魔了萬劫。一刀兩段斬三尸。

商文毅公降示曰。春耕夏耘。猶視秋成。一生懈弛。晚年精進。卽有結果。一生精進。晚年懈弛。便無收成。子今者。正當秋收之候。勉勵幾年。便可上達。予有自修口訣。授之于子。子固予輩中人。但無細密工夫。真實學問。自今做去。猶不患遲。一字曰畏。畏鬼神禍福。畏世俗雌黃。俱不足畏。第一要畏天命。全而受之。必全而歸之。如曾夫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等小心。直至而今而後。方知免夫。只完得一個畏字。二字曰自強。理欲交戰。欲恒勝。理皆緣無勇。自強者卽當衰邁之期。具有英明果銳之

氣。不爲命制。不爲數囿。不爲氣拘。不爲質縛。不爲物撓。不爲私累。見善必爲。去惡若浼。合天之德。合時之序。有進無退。斯爲自強。三字曰常惺惺。惺惺者。心之隙光。迴光返照。不昧本來。則我心之全體無不明。惺惺者。心之動機。隨時省察。觸處洞然。則我心之大用無不明。戒慎恐懼工夫。脫不得提撕警覺四字。四字曰主一無適。何爲主。一者理也。以天理作主。自然不到人欲一邊。去故必渾然天理。方爲主。一無一毫人欲之私。方爲無適。五字曰尋孔顏樂處。今人無切實工夫。遇此等語。便依

稀影響。漫無捉摸。天所賦於我者。件件富足有餘。無一毫欠缺。這就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是知千駟弗視。天下弗顧。卽是伊尹樂處。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卽是曾子樂處。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卽是孟子樂處。六字曰心。要在腔子裏。心不以質言。腔子豈以形言。今人多悞解。腔子者矩也。不踰矩。方是腔子裏。所難者在從心所欲四字。切不可把不踰距亦看得甚難。七字曰無入而不自得焉。入紛華而淡然自得。入困約而充然自得。入險阻而坦然自得。入危疑而安

然自得。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俱是無入而不自得。不經磨煉。終自信不過。杜先生降示曰。溫習四書。是吾向年所切囑者。今早商先生訓。皆從四書中發揮精要。吾所不及。可見前輩學問真實。未嘗有講學之名。而身體之者如此。子從此由勉強。以幾自然。則天人合一矣。吾降子乩。有許多疑惑。得徐氏壇而可信神之格思。良非虛語。中庸誠字。卽德之盛也。僊佛二家。尙不可闢。朱陸兩說。何須過辨。道一而已。只要各人自信得過。總歸於有理無欲而已。早

起最可收拾精氣。戒酒尤可肅清神魂。此養心之道。而
養身亦寓焉。切莫被庸夫俗子引去。再誤自己本等工
夫。子是吾門下高弟。吾引進之。商先生前亦是一番苦
心。非容易得此格言明誨。
二十八日。韋天君又示曰。精氣神爲三寶。耳目口爲三
盜。珍惜三寶。不應縱盜。參養三盜。必無剩寶。
二月初一日。韋天君降示曰。下善強善。中善好善。上善
忘善。一有未忘。善不善俱是種子。亦知數珠之義乎。天
數三十六。地數七十二。合之得一百有八。纔一動念。便

入於數。始而終。終而始。福報盡。孽報來。可不懼哉。一念
不起。有數莫拘。永脫輪迴。天地皆歸。匝月浸水中。月不
濕。水中有月。水無光。
初三日。商文毅公降示曰。人謂大段不差。小處便可忽
畧。試讀鄉黨一篇。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乃知謹小慎微。方是大聖人學問。言者心之聲。儀
者德之隅。威儀文詞。俱性與天道。發見昭著。小處忽畧。
畢竟大段走作。又宣帝君諭曰。物物貪生。秉心維忍。
冤冤相報。造劫無窮。屠腸剖腹。其罪伊何。遇寇遭兵。斯

哀也已。今人殺機愈熟。吳會殺孽彌增。咨爾定求。襄茲善會。仰體好生大德。深符救劫悲心。益懋乃功。用嘉爾績。欽哉。時與放生會。

初九日。商文毅公示曰。士之為士。任重道遠。任重則不可畏難。道遠則不可思獲。人只因畏難兩字。便擔閣一生。又只因思獲念頭。便徬徨中道。二病人皆犯之。子今者志向須勇往直前。工夫須循序漸進。毋苟安。毋躐等。如人登山。遇着險處。越要努力。如人負擔。不到地頭。難以息肩。先難後獲。不盡不廢。方能有成。見賢思齊。不

必出門遇見。即在暗室屋漏之中。與古聖昔賢相晤對。這箇思齊念頭也。少不得。子與子非見以形。乃遇以心。接以神者。子即離壇。子無日不在子左右。願子亦日與子相晤對。則子兩人固非地所能隔。人家子弟飽食暖衣。視為固然。此驕奢所自起也。為父兄者。須為之陳稼穡艱難。蠶桑辛苦。使知農夫工女一粟一絲皆不容易消受。不耕則蔬食亦為過分。不織則韋布亦為過分。非晏會不令飲酒。非見賓不令鮮服。驕奢不生。然後可治禮義。

石齋先生降示曰。久不與子講學。工夫游移夾雜。何能到純一地位。吾等天官。望子登道岸。入聖門。甚是急切。故元皇命商先生重為提醒。子須刻刻如親函丈。聆聲欬。無或放逸。無或矜躁。無或浮泛。無或疑惑。做一箇正大光明。挺然特立之大丈夫。則不必求佛求僊。而可以神升上界。不然。學禪者。學元者。世間儘多。豈能盡免輪迴。吾不願子恩過此生也。

五月一日。商先生降訓。力仁先生惕齋先生。皆南昀曰。先生子。科第中人。其早年必習於勤苦。至晚歲必狃於宴安。世

家子弟。效父兄早年之勤苦。則簪纓綿衍。效父兄晚歲之宴安。則門祚衰微。子兄弟不獨生長世家。又兼承世德。家有賢父兄。不做一番省身克己工夫。賢不肖之相。去何如哉。周公曰。文王我師。願子亦以子父為師。予示子為學十要。一要敦行孝弟。事親從兄。念頭肫然。從至性中流出。然後致敬致愛。不遺餘力。自然根心生色。若只在外面要做孝子悌弟。卻做不來。一要根究道理。根源上不明白。應事接物。一齊差去。窮理到盡頭處。事事物物。皆有一至當不易之準。把一條理。應萬件事。便都

容易。一要掃除念慮。心不可使之閒。閒則游於空虛而
妄想生。心不可使之忙。忙則逐於事物而神思耗。不閒
不忙。工夫全在主一無適。一要勤。搜過失。直至闕中檢
點。忙裏必定多差。若從夜裏思量。日間已經盡悞。須是
時時警覺。刻刻提撕。畧見有不是。即便改圖。庶可寡過。
一要變化氣質。氣質不好。大約剛者多躁。柔者多惰。玉
不琢磨。其色不潤。劍不淬厲。其鋒不銛。養之以和而躁
者。緩束之以敬而怠者。嚴勉強則變。自然則化。一要崇
尚志節。巖巖之象。示人不可干。侃侃之風。使人不敢抗。

長處困窮。要立富貴不淫之志。未遇患難。常存威武不
屈之心。不爲外物搖奪。然後做得事業來。一要砥礪廉
隅。士子守身。如女子待字。稍有差失。便爲白璧之瑕。衾
影自慚。悔之何及。不附勢。不趨炎。異日始能自立。不苟
財。不苟色。此身方可有爲。一要擴充羞惡。無受爾汝。便
是道義之門。不爲穿窬。卽是聖賢進步。人非全無羞惡。
患在不肯擴充。一要甘守儉約。淡泊則與利欲漸遠。奢
華則與道義漸疎。咬菜根。百事可做。衣緼袍。何用不減。
士君子當爲天下計安危。不當爲一身志溫飽。一要雷

文帝全書 卷五
心經濟。何者可以致君。何者可以澤民。何者可以救時。何者可以善俗。做一番實落學問。日後方有用處。一味咬文嚼字。偶然僥倖。平日本領都靠不着。十月朔日。商先生示曰。學人不可一日不求進步。今日要勝似昨日。明日又要勝似今日。日新又新。慎終如始。方能造到聖賢地位。貪安逸三字。子一生病痛都在這裏。除卻此病。乃有進向處。人之心不操。則舍不存。則亡。古人日運百甓。不是勤勞此身。直是存養工夫。勤與敬。鄰。佚與惰。鄰。敬字可以自家作主。不待外求。卽如靜坐。

若主宰常在。方合戒慎工夫。止厭勞就佚。不是存其心。直是放其心也。子毋自棄。子後日可與予同宮。全在一敬字。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杜先生降。宣元皇令。示南昞。先生曰。子當暮年。精血枯矣。惟氣可養。神可守。氣養神守。存順沒寧之道也。速宜加進工夫。毋復消磨歲月。特此。杜先生示曰。子以長子之變。久不扶乩。吾心未嘗不惻。惻但亡者前數已定。此劫難逃。吾之子亦曾先殞。無論。

其才不才也。往事不必追咎。惟自己保命延年。以爲翼子貽孫之計。如永乾者。大可造就。慎勿自怠。遵儒更醇。良尤可望其成立。勉之勉之。陳閣老處言已醇。醇今當壽日。寄詩一首。澤州陳公廷敬前扈蹕至蘇館於吾家受教於杜先生別後屢以書來問道。臺閣經綸鬱未舒。只宜心矩自如如。星移已映三台上。陽至方看一晝初。黃鶴雲中頻授簡。青牛道上早傳書。相期結契風塵外。從此林泉樂有餘。乞身之計目下雖未卽遂。然自可待也。至於理學家言。先儒各有入門之路。總以躬行歷踐爲真。修實悟曰主敬。曰主靜。曰格

物。曰致良知。曰知本。曰慎獨。名雖異而實則同。不必強爲低昂也。若以門面話各樹藩籬。未可謂之聞道。卽如商文毅公當日。並未有理學之名。而其修持篤厚。卓然入孔孟之室。不愧伊傅之班。願閣下勉思得手之處。便是悅心之候。更有囑者。如閣下退身則已矣。若仍立朝一日。則有一日之功行。凡事隨機匡救。一二便是上帝所獎。他年受用無窮。乃所謂大壽也。四十七年二月三日。商先生降徐氏壇。示南昫先生曰。我所欲言。皆子所知。說來似贅。子今日只須尊所聞。行

所知。勿以氣質用事。勿以疾病營心。養浩然之氣。致未發之中。毫而好學。樂以忘憂。做得下學工夫。自到上達地位。只要工夫無間斷。何愁聖賢不重生。

四十九年冬。杜先生降。題詩曰。雲氣濛濛帶桂香。僊班初散玉宸旁。良緣證得三生約。回首風塵歎渺茫。其二曰。紫虛佳會儼瑤臺。斗席祥光拂綺埃。一點靈明終不隔。老人星自在城隈。其三曰。何事昏昏愛睡眠。勸君夜坐五更前。畱將一綫微陽在。甘露垂珠落蕊淵。其四曰。回光返照集神廬。合得先天一氣初。便是洞真傳口訣。

九還七轉道非虛。其五曰。欲問琅霄舊籍存。三千功行要勤敦。男兒不解人天果。孤負傳經在德門。此句責子之子也。汝等兒曹。全不知我降真之故。只道汝父幸得高第。我是鬼仙。遊行自在耳。汝父三十年以前。滴滴心血。俱在元皇洞照中。粵東省難一案。卽是天榜根由也。

初一菴先生知廣東長寧縣。被誣落職。南昫先生方家居。急往省難。禱於斗姆文昌。冒雨雪以行。備歷險阻。不四旬而達。會事得解。奉親以歸。後二年。遂舉鄉試。

可恨世人。只道汝父持齋拜斗。嗚呼。持齋拜斗。亦是好事。然何能感得元皇如此靈應也。只是科名在今日。混亂於劫中。不過借此以見昏

暗之中。尙畱光明一綫耳。汝等卽要祈天永命。亦須虔誠拜禱。晝夜不輟。庶可稍通。那有悠忽昏迷。私欲錮蔽。並無一點光明廣大之氣。如何算得讀書種子。可爲痛哭流涕者此也。他家不遇神明。固無足怪。汝等心同土石。吾老人若不直言。便落地獄。彭子三十歲以前。精氣虛弱。不是我來培養一番。則不能涉歷世途勞苦矣。故吾奉元皇命。祈恩斗府。以至於今。則又衰耗已甚。燈油將燼。急須添之。看子目前地位。卽遽爾歸真。亦可從吾上遊碧落。但世人不見子得享遐齡。無以彰修德之

報。故我又奉元皇命。祈恩斗府。已着呂師密授靈機。俟初九日謝恩後。嚴立課程。日日做去。時時掩關。過了今冬。明年便有生氣矣。

玉虛子傳祖師命曰。靜功要旨。但曰心息相依。凝神氣穴。亦未嘗不是。但不得入門之路。徒然夢夢耳。吾今指點。須以洗心退藏。爲一徑歸家之的。培補先天虧損之。後全藉後天生氣。接續圭旨一圖。今人反不說起。何也。呼吸二字。性命關頭。呼則陽升。吸則陰翕。升處仍翕。翕後方升。以微以細。無形無聲。頂門烟聚。直貫夾脊而下。

深入氣穴。在臍內虛中一竅。深深畱住。心火自寧。然後任其呼出。是爲一息。久久行之。可補衰疾。若但從咽喉往來。總是皮膜之論。此法全在五更時坐。其餘時節。常照管。百日不歇。方有藥生之候。元氣爲藥。若今日子等所謂陽生。不過虛火。非真藥也。妄言採取。盲眼聾耳。有何益耶。今日故不言採藥。專言翕聚。速將圭旨一圖。細看自明。

玉虛子示曰。圭旨甚明。工夫原有漸次。輕信時人。不師古賢。是後生大病。老子云。有欲觀竅。莊子云。緣督爲經。

二語的是正傳。有欲工夫。不得遽任自然。緣督則骨節方能峙起。如屋有棟。如舟有柁。如瓜有蒂。如樹有根。不易之理。又何疑焉。正乾雖有舉業分心。儘可夜間起坐。坐時不須數息。只要坐一炷香時。息息自能入於氣海。夾脊溫溫。蒸潤更勝於參餌。日間誦讀稍歇。卽照管一回。用此法行。但不能如夜間之久坐矣。卽彭子內養。亦只是却病以全其天年。飛昇尸解。總然無分。名列丹臺。階登紫府。則在於學行。亦非區區呼吸運用。便可日丹成九轉。若方外妄談也。以忘屬吸。以照屬呼。吸用全。

忘。不。留。一。念。呼。用。晷。照。亦。不。太。着。無。呼。無。吸。亦。忘。亦。照。
五。十。二。年。立。春。日。杜。先。生。降。示。曰。子。邇。來。俗。累。紛。紛。問。
道。時。少。病。魔。來。攻。一。真。易。失。趁。此。春。氣。將。臨。速。宜。精。進。
工。夫。得。力。全。在。半。夜。起。坐。待。旦。日。間。諸。境。勿。為。所。役。一。
日。如。是。日。日。如。是。到。得。水。落。石。出。自。然。一。片。靈。根。不。至。
磨。滅。否。則。空。談。何。濟。乎。崑。山。王。子。喆。生。來。謁。問。三。教。
異。同。之。旨。示。曰。王。子。到。來。老。人。深。喜。文。昌。局。中。諸。賢。評。
論。當。今。儒。林。必。以。子。為。良。士。久。欲。援。手。一。證。淨。因。矣。子。
既。以。先。儒。理。要。畱。心。講。究。根。本。不。差。又。能。習。學。內。功。亦。

是。調。養。身。心。一。助。何。必。更。求。別。路。但。儒。理。不。在。詞。說。之。
異。同。內。功。不。在。形。體。之。運。用。此。中。自。有。一。點。虛。明。萬。化。
渾。全。之。妙。方。可。出。生。死。之。門。透。人。天。之。果。非。小。小。伎。倆。
可。登。大。乘。也。子。家。世。德。先。靈。多。上。達。者。若。言。禪。學。可。參。
亦。不。過。為。子。平。日。工。夫。滯。於。形。迹。故。欲。其。空。諸。所。有。耳。
苟。能。於。儒。元。二。宗。去。其。渣。滓。得。其。神。髓。亦。何。必。參。禪。哉。
商。先。生。降。示。曰。子。等。一。念。曰。存。理。遏。欲。一。念。曰。卻。病。延。
年。此。謂。二。念。便。與。道。一。之。旨。違。矣。自。古。聖。賢。無。此。等。學。
問。即。自。古。神。仙。亦。無。此。等。調。養。今。日。講。究。實。落。處。須。要。

文節全書 卷四
認定道一之旨。一在何處。濂溪先生曰。無欲故靜。卽喜
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可以微參而自得之。予當年不
曾習養生家言。亦不敢立講學名色。然頗有得力。便能
凝神不散。惟是致君澤民。不敢少懈。故天官獎成。至有
今日。卽杜君亦然。子等今日既無事業可做。只須從心
性上洗滌徹底。免不得從靜坐入手。能於靜中無有昏
昧。無有夾雜。無有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
自有結果。予將攜手同登天闕矣。
五十七年十二月。杜先生降。示芝庭先生。
南昫先生孫白。伊

川先生有人生三不幸之說。皆世上士子所誇張得意
者也。而反謂之不幸。何哉。蓋三者不獨以斲喪元氣。逞
動虛聲。驕奢淫泆。至於隕命喪身。而後爲不幸也。卽使
享是三者。而恬然無恙。一味宴安。則此生福報享盡。其
於性命之道。閉塞不通。而聖賢戒慎恐懼工夫。所以存
幾希一脈者。此等庸庸碌碌之流。茫乎不識其津梁。終
與草木同腐。何幸之有。所謂幸者。正要從困心橫慮。積
累成功。豈可一朝捷獲榮顯耶。孟子所云。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正是伊川先生立言本義。吾故表而出之。

人之學問品行。相爲表裏。所貴乎明理循理。知行交進。方是孔孟以來教人宗旨。或出或處。乃成就得一箇卓然自立之君子。而不愧天所以生我之意。今人全不從理上體貼講求。虛靈不昧之性。蕩然無存。而徒尋章摘句。拾他人之糟糠。供自己之舖餒。其於八股。旣靡靡而無紀律。又復營心於六朝餘習。風雲月露。盡是傀儡登場腔調。習而行之。幾不知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爲何物矣。可不戒哉。所以宋儒羽翼孔孟之功。昭垂天壤。朱陸異同。不必紛紛爭辨。總是孔孟門中嫡派也。願與學者

共明之。汝玉立神清。自可上達。但須戒欲速耳。大器晚成。千古至言。骨弱氣虛。病根潛伏。則悔之無及。誦讀之餘。時時要收斂心精。不使耗竭。卽如文章一道。亦須靜而後能通其奧妙。非茫茫碌碌。將紙上陳言。趁筆揮灑。可以望入彀也。三復此語。勝閱百千時藝矣。老人愛汝之言。皆爲日後長成之計。勿以吾言爲迂濶而棄之。大凡少年一味以負氣好名爲念。而輕浮惡薄之習。從此起矣。汝生於積善之家。樸素之傳。其來久矣。吾勸汝慎交遊。審言語。保精神。修靜慧。如此則科名遲速。何

足計耶。讀有用之書。勿用功於無益之地。務博而不專。好高而不熟。皆世人之通病。汝宜戒之。

五十八年。杜先生降。時南昉先生已歿示惕齋先生曰。世澤綿

長。家門振興。總在有賢子孫能世其業。不忘父志。方得

一線長延。百年可保。倘以簪纓在前。不憂失墜。而為所

欲為。莫之禁止。予懼華胄之不如皂隸也。汝能謹守家

法。而父為不死矣。若隨行逐隊。以遊戲為家政。笑談為

喪禮。不慮穆伯之絕嗣耶。傳家不在科第。喪身豈必刑

戮。斯言記之。老人與而父為金石之交。故見其子不忍

不直言。不直言。是死而父矣。老人不為也。

五十九年三月望夕。南昉先生降於松江門生王勳館。

題詩曰。疎星淡月映瓊宮。縹緲爐烟玉禁中。朝夕幾班

鴛鴦侶。晨昏兩卷紫泥封。復示曰。吾昨歲已歸真。掌

玉霄案吏矣。事載王君祭南昉師文序中。云時未接訃書。中心驚訝。已詢之。自吳來者果然。

文帝全書外函卷四十八
 目錄
 聖誥一
 純一顯應天尊誥一
 消魔護國天尊誥二
 消劫行化天尊誥三
 注祿定籍天尊誥四
 慈悲應感天尊誥五
 寶光慈濟天尊誥六

文帝全書外函卷四十八

目錄

聖誥一

純一顯應天尊誥一

消魔護國天尊誥二

消劫行化天尊誥三

注祿定籍天尊誥四

慈悲應感天尊誥五

寶光慈濟天尊誥六

靈感慈應天尊誥七

隨願靈應天尊誥八

輪迴救苦天尊誥九

澄真正觀天尊誥十

更生永命天尊誥十一

釋迦梵鎮如來誥十二

聖純一顯應天尊誥十三

目錄

文帝全書外函卷四十八

文帝全書外函卷四十八

古鼎劉廣恕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槐柱生校定

聖誥

純一顯應天尊誥一

本來吳會。今鎮蜀都。文衡專四海之權。宰輔佐三清之上。執虎符而握龍券。三教遵承。飛鳳篆而著鸞書。九天

開化。掌天上星辰之籍。判人間桂祿之司。人世宗師。混元內輔。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純一顯應。天尊。

消魔護國天尊誥二

威光自在。道德無為。南極長生真王。永祐靈應大帝。一月現影於千江。千載審諸於一日。文治昭宣。濟發奎壁之府。賢才輩出。丕炳江漢之靈神。而明之道則高矣。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消魔護國天尊。

消劫行化天尊誥三

紫巖學士。黃雲大夫。主宰長樂天君。不驕樂育大帝。文

昌祕典。掌九天司祿之權衡。大洞仙經。闡七曲真仙之治化。聖子神孫。而箕裘孝業。玉妃仙眷。而踵武孝區。蘊奧難名。稱揚莫盡。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消劫行化天尊。

注祿定籍天尊誥四

混元內府。英顯上仙。大都督府。三清宰洞。照通真。六台丈人。五氣君。編修列籍。職司貢舉。當選試而定高卑。祿掌天人。授佩籙而消魔障。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黜陟無私。古今有賴。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注祿

定籍天尊

慈悲應感天尊誥五

玉清內境。清淨道真。身現紫雲巖。手持如意杖。蘊妙凝
立。故造化生成。默而有應。含精毓秀。於陰陽消長。合以
無爲。自流行符張翼之精。累弘教翊君臣之道。神人共
賴。隱顯弗違。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慈悲應感
天尊。

寶光慈濟天尊誥六

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筆端無一事。不言。分身無一人。不

應九十七化之昭乎。日月億千萬劫之拯乎。黔黎全忠
孝之大倫。示臣子之彝式。萬方是憲。一視同仁。大悲大
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寶光慈濟天尊。

靈感慈應天尊誥七

金闕上相。檢校太師。都統三界陰兵。總理諸天星曜。判
桂祿嗣籍。收嶽瀆真形。虎符龍券。爲元皇之真人。鳳闕
豹關。作妙立之丞相。德已至矣。民皆仰之。大悲大願。大
聖大慈。文昌司祿。靈感慈應天尊。

隨願靈應天尊誥八

佐天行化。助國救民。誠心接物。乃眾派之祖師。藏用顯仁。實萬天之教主。掌三界獄事。驅馘音瘟邪。總十二河源。運使水府。以先覺而覺後覺。弼玉皇而協元皇。歷代尊崇。十號圓滿。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隨願靈應天尊。

輪迴救苦天尊誥九

譚經演教。通幽徹明。存欽恤心。管天地水三界音囹圄。語行便宜事。掌過見未。六道輪迴。混元造化。賴以綱維。冲漠飛仙。資之編集。證果安樂。定慧王菩薩。妙號釋迦。

尊。梵鎮如來。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司祿。輪迴救苦天尊。

澄真正觀天尊誥十

桂香寶殿。文昌上宮。九十六生。種善果於詩書之圃。百千萬化。培桂根於陰騭之田。自雷杼炳靈於鳳山。至如意儲祥於鰲岫。開人心必本於篤親之孝。壽國脈必先於致主之忠。應夢保生。垂慈憫苦。大仁大孝。大聖大慈。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救劫大慈悲。澄真正觀天尊。

更生永命天尊誥十一

不驕帝境。玉真慶宮。現九十七化之行藏。顯億千萬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救劫以生生。至孝至仁。功存乎儒道釋教。不驕不樂。職盡夫天地水官。功德難量。威靈莫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開化主宰七曲靈應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化。更生永命天尊。

釋迦梵鎮如來誥十二

混玄內輔。三清內宰。大都督府。都統三界陰兵。行便宜事。管天地水三界獄事。收五嶽四瀆真形。虎符龍券。總諸天宿曜。判桂祿嗣籍上仙。英顯元皇真人。司祿職貢。

舉真君。預編修飛仙列籍。掌混元造化。輪迴救苦。無礙寶光。純一天尊。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化主宰。長樂永祐。靈應大帝。定慧證果。釋迦梵鎮如來。

純一顯應天尊誥十三

金闕上相。檢校太師。混元內輔。三清上宰。大都督府。都統三界陰兵。行便宜事。管天地水三界獄事。收五嶽四瀆真形。虎符龍券。總諸天星曜。判桂祿嗣籍上仙。英顯元皇真人。司祿職貢。舉真君。洞照通真先生。編修飛仙列籍。掌混元造化。輪迴六道。救苦救難。慈尊玉清內境。

文帝全書 卷四十九
清淨道真。身現紫雲巖。手持如意杖。統御萬靈。普濟諸
苦。大仁大孝。大聖大慈。無上不驕。樂育天帝。都總混天。
誠心接物。萬靈教主。隨願慈應。天尊九天定元。保生扶
教。輔元開化。文昌度人。主宰長樂。永佑靈應。大天帝君。
掌五湖四海。總十二河源。水府運使。定慧王菩薩。證果
釋迦梵鎮。如來澄真證觀。注祿定籍。寶光慈應。治世顯
道。保安拔罪。更生永命。扶善濟苦。消劫行化。純一顯應
天尊。

文帝全書外面卷四十九

目錄

聖眷誥

聖祖母誥

聖父誥

聖母誥

聖后誥

聖長子誥

聖長婦誥

聖次子誥

聖次婦誥

懿孝公主誥

聖長孫誥

長孫婦誥

聖次孫誥

次孫婦誥

文帝全書外函卷四十九

古鼎劉廣恕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 槐柱生校定

聖眷誥

聖祖母誥

始青天上元命化初。一炁未漓。含七曲真元之粹。九天肇始。包三光精體之全。鸞機無朕兆之可名。鶴質仰清。

高而莫議。先天先地之慈母。不古不今之婉容。陽回十月五日之春。教演三綱五常之祖。壽綿長壽。形賦无形。載觀本行集之跋經。莫測始青天之證道。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七曲初劫賦形。長生壽母元君。

聖父誥

桂香寶殿。文昌上宮。道體混成。含九十餘生之化。真元未露。儲三萬六千之精。開後天不老之鸞書。本青霄莫測之熊夢。神父之大慈父。至人之上善人。脈壽三綱五常之根。心包百行萬善之體。皈依莫盡。稱讚何忘。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七曲神父。顯應慈佑。仁裕令德王。證果長壽王菩薩。儲真衍慶天尊。

聖母誥

桂香內殿。文昌上宮。淑質春和。含太真之淑氣。清光秋湛。蘊七夕之清輝。包龍像於未漓。隱鸞機於不露。劍泉之大慈母。蓬萊之上善人。產萬世之綱常。生九天之名教。皈依莫盡。稱讚何忘。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七曲神母。昭德積慶。慈懿恭惠。太后證果寶光菩薩。嗣慶儲祥元君。

聖后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懿範冰清。掬九天之霽月。仁心春粹。扇七曲之家風。婉儀日侍於親闈。慈淑天全於母道。上下一堂之和氣。古今萬世之春臺。應夢儲祥。因心演化。大仁大孝。大聖大慈。恭順淑應。德惠昭懿。皇后證果。定慧菩薩。冲和洞妙。元君。

聖長子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聖德慈祥。一念嗣家聲之脈。神功顯著。九天寬帝父之心。戲綵雲巖。詳無體無聲之禮樂。

問安月窟。傳有典有則之箕裘。錫五福於生生。仁孝之家。榜三元於奕奕。詩書之裔。因心立教。應夢儲祥。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子嗣德履孝王。文昌衍慶真君。

聖長婦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淑質春柔。粹婉容於侍問。貞心玉潔。儼懿範之清高。相成震長之家聲。默識兌和之闡。則教流愷悌。化洽冲和。應夢儲祥。因心錫慶。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婦助善顯懿。循孝夫人。文昌靜應元君。

聖次子誥

文帝全書 卷四十六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父子一家全克孝克慈之道君臣
千載盡止仁止敬之心模範人文本綱常而立教準繩
世道根詩禮之趨庭幹蠱於陰騭之天福謙於行藝之
圃因心演化應夢儲祥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次子昌
德立孝王文昌司祿真君

聖次婦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孝德謙柔稟一元之淑質真心坤
順婉七曲之閨儀五婦嶺前揭問安之華典三潮水上
流積慶之清源應夢儲祥因心演化至仁至孝至聖至

慈聖次婦助順惠懿克孝夫人文昌嗣慶元君

懿孝公主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蟾魄凝祥根父天之慈愛鸞心歛
福陶母德之雍和霜姿雪質之清不物於物春風秋月
之抱自天其天內觀萬境之空幼得九天之道心清莫
議德婉難名至仁至孝至聖至慈淑真妙靜懿孝公主
文昌萬壽元君

聖長孫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凜凜天姿道矩肅家聲之粹挺挺

風烈仁聲流化治之新。雷霆間發於春和。人人開悟。雨露旁周於天表。物物生成。應念儲祥。炳靈應夢。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孫紹應昭靈。至孝侯文昌積慶真人。

聖長孫婦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聖質天姿。粹出春風之抱。仙標道矩。豁開秋月之清。四世一堂。印印閨儀之雍肅。百行萬善。天天家慶之精詳。應夢炳靈。隨機演化。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孫婦淑應紹孝夫人。文昌積慶元君。

聖次孫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談笑春風。字字仁心之發育。動容和氣。言言家法之流傳。子承聖子之心。根培陰騭。孫繼神孫之體。果證真仙。應夢儲祥。因心立教。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次孫承應宣靈順孝侯文昌襲慶真人。

聖次孫婦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玉質金姿。父母熟栽培之地。恩光化日。子孫綿嗣續之天。生根榮陰騭之根。內資相警。休命續衣冠之命。婉質相成。應夢儲祥。隨機演化。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次孫婦慧應體孝夫人。文昌襲慶元君。

文帝全書外函卷五十一
 目錄
 羣真誥
 張僊誥
 南斗誥
 紀壽真君誥
 清明河童真君誥
 魏元君誥
 秦元君誥一

文帝全書外函卷五十一

目錄

羣真誥

張僊誥

南斗誥

紀壽真君誥

清明河童真君誥

魏元君誥

秦元君誥一

秦元君誥二

秦元君誥三

秦元君誥四

龔真人誥

尹真人誥

陳真人誥

王仙師誥

魁星誥

朱衣誥

馬魁神誥

高元帥誥

熊天君誥

費天君誥

天聾地啞二真人誥

鶴得道真人

南斗誥

三炁天中。九霄境上。宰衡火帝。而陶鑄羣生。黜陟陽官。而生成萬物。司命司祿。典赤文綠字之書。保命保生。護皓髮蒼顏之老。掌度厄而鍊魂。綜大理而監簿。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南斗六司星君。

紀壽真君誥

乾元四品。考較火官。運扶乾健。德合離明。居太陽丹天之中。統左府注生之籍。盛德在火。炎帝持衡。功參佐于

三元。氣運行于四時。駕赤龍而行南陸。照明熒惑之宮。燭朱陵而顯丹臺。煥赫文昌之府。輝輝朗耀。炳炳照臨。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赤皇上品。三炁火官。炎帝真君。洞賜大帝。南丹紀壽天尊。

清明河童真君誥

德彰巴峽。跡隱渝江。幼題金榜之註名。親授玉階之冕服。止殺應霜臺之夢現。威變日表之容。悟最上乘。以勸善。大師之友助。究真常道。假恭天觀主。以講磨膺仁躋之。褒嘉表神功之莫測。鎮國祚復興之地。開蜀民再造

文帝金書 卷五十一
二
之天。恩被羣生。德隆百世。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壁山顯
應真人。清明河童真君。

魏元君誥

元皇演化。妙有真身。光明滿月。現慈容。清靜玄風。開正
教。道尊聖祖。德重盤王。主三界之雷霆。校羣生之祿籍。
祖師大慈仁者。宸照法王。南嶽總僊上真。九天司命。金
闕上保。高元清真紫虛元君。

秦元君誥一

無爲天上。湛寂宮中。保仙眷於東吳。衛法身於西蜀。顯

時時之靈應。行在在之權宜。誅謗道而役蠻雷。討妖邪
而驅熒惑。稽功考過。掌祿籍於文昌內宮。增齡續嗣。衡
冊書於玄天上殿。至靈至感。至德至嚴。斗府幹運元君。
清真大節仙后。瑤天啟教。大法真君。興行妙化天尊。

秦元君誥二

佛國慈航。法門慧劍。斬億千萬劫之妖怪。度二十四類
之幽靈。考真僞之凡心。合報施於天意。掌嗣籍而有準。
衡仙鬼以無私。至德頻施。宏仁莫測。大願濟度真人。厚
德無疆天后。斗府幹運。天雷應感。妙道元君。

秦元君誥三
先天毓秀。紫炁分元。受玉質以借凡胎。返靈光而昇天。闕正人心於金簡。扶法力以丹經。安鎮瑤臺。幽魂超度。恩施北極。精怪皈依。奮霹靂以誅邪。衛閭浮而度厄。大悲大願。救劫救危。璇璣斡運。九天衛生。廣嗣延壽。司祿妙應元君。

秦元君誥四

瑤池上哲。北闕仙貞。掌桂祿於經書。司嗣籍之報應。會四極雄文於東壁。運五雷號令於丹天。有感必孚。無求

不應。至靈至顯。宏仁哲后。九天斡運。妙化元君。

龔真人誥

祥符降迹。兆聖童英。誘女色而不迷。受世刑而自若。懸崖幻解。神現而始悟。純陽蘆葉真凝。靜識而芳名解脫。飛鸞演化。親授紫陽三品之靈書。救急傳科。密示急斗七宮之玄旨。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玉府。右相火雷真君。急斗散仙龔真人。

尹真人誥

天人師範。三教宗原。入太微而受道。跨鐵鶴以飛昇。太

乙含真發露先天秘藏。火符密旨顯言竅妙。玄機闡揚。教外之別傳。開示鍊虛而合道。極悟真常。直起無漏。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祖師篷頭演教。筆籙法主。尹大真人。開化玄宗天尊。

陳真人誥

羅浮道脈。古越仙宗。形超物外之烟霞。化現寰中之日月。三才合撰。而匹配陰陽。三教同原。而會歸太極。驅邪治病。以伏魔精。致雨登壇。以施潤澤。親授藏書於金匱。廣演神籙於玄都。本忠孝以濟人。體慈悲以利物。走筆

底龍蛇而發慧。題榜頭姓字以衡文。司東壁之圖書。總西罡之正氣。行之不輟。感焉即通。闡化靡窮。度人無量。大悲大願。大聖大仁。文昌校籙教主。雷霆赦罪主。司大闡妙化天尊。

王仙師誥

嶠峯歛秀。甸國飛雲。蘊道德之精華。設慈悲之梯筏。獨開覺路。維正教於東南。廣運神工。贊仙經於翼軫。惠風和煦。而品彙昭融。庚月光明。而丰標超軼。十年塵宇。普收不盡之緣。萬載玄宗。同演未傳之妙。德隆無極。體湛

文帝全書 卷五
真如消息璇璣之氣數。燮調奎壁之經綸。星垣佐理。玉府司衡。大悲大願。大德大仁。紫微運辰主宰。兼理南斗文昌輔事。翊化妙玄真君。

魁星誥

魁星正氣。奎壁元精。兩極萃華。五行秉德。匡扶文運。居二十八宿之微垣。考核士流。察三萬六千之善行。緣損德而空中糊眼。憑陰功而暗裏點頭。開愚性以聰明。啟逃心以穎悟。廣布孝友文章之化。襄贊功名祿秩之權。文武場中。春秋闈內。鼓筆飛鸞而煥彩。剃髭釋褐以梯。

榮判金榜于七曲天宮。衡玉籍于桂香寶殿。大悲大願。大仁大威。錫慧通靈。扶文助道。東方木宿。奎斗星君。

朱衣誥

碧霄帝境。黃老真元。顯化紫雲巖。司權丹桂府。身披繡紱。純朱增日月之輝。手捧瑤函。至正掌士流之籍。操玉洞之玄文。勳高鼎祿。判金門之天榜。氣貫雲霄。黃冠炯炯。白髮皤皤。助教飛鸞。奉持如意。至孝至仁。大悲大願。紫微桂府。七曲天宮。文場司命。攷功察過。無私掌籙。朱衣丈人。慈悲廣濟。真君。丹元福順天尊。

馬魁神誥

斗口魁神。璇樞上將。三頭磊落。應三台照曜之形。九目輝華。印九斗光華之象。秉西靈之金氣。足踏白蛇。戴南極之威靈。背飛丹鳥。寄化冲天。風火院專司北極。號天罡寶劍珠玲。揮霍妖魔皆絕滅。帝鐘法印。行持天地。悉皈依。隨梓潼而主文衡。輔紫微而司祿命。大悲大願。大聖大威。高上神霄玉清真皇。混天主法元帥。玉府司命真君。光明華藏。寂道真皇。南極火犀大仙。北帝都天罡。橫天威烈神王。攝魔雷令大神。掌管雷霆都司。考召命

捉大將軍。掌風雲雷雨電。糾察三界邪魔。天下都提轄。正一靈官馬天君。雷音不動天尊。

高元帥誥

旃檀上將。大力天丁。總醫院之經營。分雷霆之造化。橫操玉劍。斬惡鬼之奇形。端送金盆。坐嬰孩之保質。侍班北極。佐法西陵。準帝勅以催生。神功扶衛。承天命而保產。聖力維持。妙相莊嚴。金冠燦爛。大悲大願。大聖大威。賜子催生保產護命高天君。

熊天君誥

漢朝學士奎垣文星。掇巍科於兩代。振義勇於三軍。受君命而捐軀報國。臨大節而受讒不悔。精忠貫日月。正氣徹乾坤。桂香殿上。區分士子優劣。玉真慶宮。糾察鬼神功行。懲咎褒良。誠邪錄正。大悲大願。至忠至仁。九天承化。輔理七曲。瑩光普照。帝降魔衛道天尊。

費天君誥

先天毓秀。五十飛仙。手執丹繩。化大劫而普施妙法。身披黑甲。本弘誓以驅滅妖氛。振恤乎羣迷。顯靈於北極。專制文昌府事。兼理蕊榜文衡。統領桂闕之班。監察士

人之行。騰彩雲而載命。心廣仁慈。體真一以揚休。功成參贊。洪靈莫測。至德難量。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文昌飛鸞主宰。北極顯法天尊。

天聾地啞二真人誥

桂香殿上。元皇座前。芒鞋道服。煥西極之文光。粉面雙丫。秉東方之秀氣。掌圖書而持桂籍。捧如意而載蒲團。侍立九天。降青鸞于臺省。隨行七曲。控白馬于雲霄。鋤惡慝以幻聰明。憑忠孝以開智慧。緘陰陽之秘。謹承地而承天。妙變化之身。洵非聾而非啞。至仁至聖。至感至

靈紫微桂府玉霄絳宮啟白傳言宣恩達令文昌輔弼
真人。

德馨堂原跋

輯文帝全書畢。作而歎曰。余有志文帝之傳。蓋二十餘
年而未之遂也。余從事文帝之書。蓋經今三年而始克
成也。憶余童時。先人爲余言兵燹之後。王父獲文帝銅
像於人家灰燼中。拂拭而安奉之。歷今數十年矣。此與
文帝當年獲元始像何異。又前數年。因其塵黝。請至鄂
渚裝飾。後家人夢一尊神。金光燦爛。如梓潼者臨門。而
次日大兒蔭誠捧帝像自楚至。非其靈驗耶。余惟文帝
方正嚴毅。有加於呂祖。而慈悲廣大。無異於呂祖。呂祖

文帝全書 卷五
之書以闡道教而兼乎儒釋。文帝之書以宣儒教而不離乎釋道。不雜乎釋道。兩帝君未嘗不同也。故余刊呂祖全書後。又刊文帝全書焉。反覆玩索。本於一孝。如大洞經錄。以孝而獲授。而諸經各訓。無一非發明此義。不獨孝經而已。余因家奉帝像。爲先世所獲。謹誌於心。自少至今。期於表揚聖蹟。以承吾祖若父之志。後世子孫。其尚繼余之志。而無替於流布茲書。是卽孝慈之嗣也。夫滄亭劉體恕跋。而熹曰。余曾志文帝之書。蓋二十餘。憇園重刊本跋。

壬戌叔滄亭纂刻文帝全書于清江。占爵幸得與讐校之列。叔命之跋。占爵以不敏謝。越三年。古州寓公鷲峰俞先生有重刊之舉。仍以讐校責之。占爵而命一言以附于末。蓋占爵從事讐校文帝之全書已再矣。憶先君子宦遊江左。晚而生。占爵于雲間。旋擢楚之中協。占爵甫就傅。方垂髻至成童。則見先君子事帝君于精舍。朝夕唯謹者十餘年。如一日。以故孝經化書大洞經咒諸書。篋藏善本。珍若拱璧。先人手澤在焉。未敢輕以示人。厥後歸黔。備數鄉校。一以舉子業爲務。然體先君子虔

奉之志。未嘗不暇。則披閱。思有以表章之。而滄亭叔乃先得我心。網羅彙輯。合爲一編。因盡發所藏。以助其成。迨甲子秋試。仰邀帝鑒。顯示夢徵。丹桂一枝。兆于家孟。滄亭叔之夢兆。則益奇。蓋榜之名次。與聯名之人。無不明著。帝恩深重。不可言喻。其以累世虔奉之忱耶。其以連年讐校之勤耶。何靈驗之蹟。方駕前賢。一至于此耶。茲者鷲峰先生有事重梓。而占爵復得。効讐校之力。曷敢不夙興夜寐。以求無憾。自維少小。從先君子後。卽震動恪恭。以事帝君。迄于今不懈。而全書乃兩得從事。讐

校共勦其役。詎非大幸也耶。則諗于衆曰。君等知天上之文昌乎。知世間之文昌乎。知吾心之文昌乎。文昌前之魁斗。卽吾方寸中之靈明也。其朱衣。卽吾腔子裏之丹赤也。今而後。不必別求所謂玉真宮。桂香殿。祇自問之吾心而已。如有一念。不可以對文昌。日讀全書。何益如其無日無時無一念。不可以對文昌。則魁斗光。照之朱衣首肯之。帝君陟降。而左右之。雖全書未開。已讀全書。竟。是乃鷲峰先生與滄亭叔。所日以望天下之人者乎。乾隆丙寅佛誕日。後學劉占爵拜跋。

文帝全書後跋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誘人為善禁人為非載在六經美
 矣備矣洪惟文昌帝君以孝友著于周雅厥後每以覺
 世牖民為務大要於孝友為惓惓而出其緒餘旁皇周
 浹提百行之權衡作斯文之主宰憑鸞宣化彙輯成編
 此全書之所由著也其間經誥錄咒等篇變文寓義
 非惠迪之心啟人神智中材觀之固足回邪弭慝駸駸
 以底於善即進於中人者觀之沿波探原而進求陰騭
 之精與孚祐之意其裨益豈更淺鮮耶義陵劉體恕舊

文帝全書後跋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誘人為善禁人為非載在六經美
 矣備矣洪惟文昌帝君以孝友著于周雅厥後每以覺
 世牖民為務大要於孝友為惓惓而出其緒餘旁皇周
 浹提百行之權衡作斯文之主宰憑鸞宣化彙輯成編
 此全書之所由著也其間經誥錄咒等篇變文寓義
 非惠迪之心啟人神智中材觀之固足回邪弭慝駸駸
 以底於善即進於中人者觀之沿波探原而進求陰騭
 之精與孚祐之意其裨益豈更淺鮮耶義陵劉體恕舊

有刻本。爲卷三十有二。而魯魚亥豕。往往不乏。武林關
君柱生。徵求善本。譌者訂之。逸者廣之。補綴離合。增起
爲五十卷。義載凡例。仍名之曰全書。視劉本則覈而
已。鶴與關君謀。登剞劂。以公諸世。幸桂香集中。王君
軒等。捐貲以贊厥事。基始于癸巳五月。而蕝事則甲午
冬仲也。吾願世人。毋以經誥籙咒之文。視全書而敬體
夫孝友之旨。旁推百行。則六經之奧。隱而未彰者。胥一
以貫之矣。

乾隆甲午仲冬朔日吳門蔡來鶴敬跋於南屏天香閣



